



重省藝術創作的精神

《藝術大搖滾》

謝鴻文 ◎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

藝術大搖滾

大衛·威斯納文圖；黃聿君譯
格林文化/10001/40頁/28公分
280元/精裝
ISBN 9789861892337/874



藝術創作最可貴的，其實不是作品完成的好壞，而是創作過程中，想像與情感不受拘束的自由表現，並藉由表現的形式，與自己或他人進行內在的對話。這是藝術作為一種技藝之外，最值得被珍惜的一種功能。藝術教育最需

要被重視的目的，也應該建立於此，而不是仍然固著在

做出成品，再透過成品展示炫耀藝術教育成果豐碩。

談藝術創作的圖畫書不在少數，國內可見的隨手拈來就有伊勢英子在旅行、記憶間交錯出對藝術創作啟發的《畫之旅》，北村悟讓大象畫家帕布羅透過夢得到靈感運作的《畫家帕布羅》，彼德·雷諾滋為沒自信的孩子找尋創作自信的《點》，梅蓮·妮瓦藉著一隻小企鵝在繪畫中撫平自己適應新環境的不安的《我和畢加索：搬家到北極》，還有安東尼·布朗在西方名畫身上大玩特玩後現代拼貼、搞怪、創意顛覆的《威利的畫》……等，透過這些圖畫書，既認識藝術史上的經典名畫，也看見這些圖畫書作家對創作心理引發、表現方式提出的詮釋。

凡是略知西方藝術史的讀者，讀到大衛·威斯納（David Wiesner）《藝術大搖滾》一定可以莞爾笑出的將故事中的兩位蜥蜴主角——達文蜥和米開，一一對號入座。有趣的是，借引了達文西和米開蘭基羅兩位文藝復興時期大師之名，《藝術大搖滾》表現的藝術風格卻完全不是文藝復興的古典華美氣象，而是寫實兼具後現代——寫實指的是作者逼真又俏皮的描摹出蜥蜴身體的質感與姿態；後現代則指故事中的小蜥蜴米開，他隨性拿畫筆揮灑、渲染顏彩，飛奔的色彩，幾何凝結的色塊，就像孩子玩樂似的塗鴉。

向來以慢工出細活聞名的大衛·威斯納，他創造出米開這隻個性鮮明活潑的小蜥蜴角色，意圖再明顯不過，就是要我們去思考畫圖的初衷，如果只是為了求美求像，勢必自我設限；相反的，如果跟著米開一樣，用孩子的好奇與純真，大膽地摸索嘗試各種媒材、各種方法，沒有畫布的框框，更沒有意識的框架，創作當然如同玩遊戲一般快樂，這也是為何我們看見米開從頭到尾幾乎都是開心笑著的模樣，可是他身邊其他的蜥蜴，面對他不按牌理出牌的創造力，但是搖頭抿嘴不解，或者帶著生氣鄙夷的神情。兩相對照，誰真正體驗了藝術帶來情緒淨滌後的

喜悅，答案已經很清楚了。

再回頭來看米開崇拜的達文蜥，達文蜥一出場，他的巨大身體比例，銳利眼神都展現了專業畫家的氣勢，當米開告訴他：「我也會畫畫唷！」達文蜥被畫成前腳如手插在腰上，用挺不屑的表情直視米開說：「你會畫畫？開什麼玩笑啊！」達文蜥給了米開一塊畫布和幾支畫筆、幾瓶顏料打發他走開，但米開不曉得畫什麼才好，達文蜥告訴他：「你可以畫我。」達文蜥的意思其實是畫他的肖像，但米開誤解了，米開直接畫在達文蜥身上，導致後面極具戲劇性而且充滿奇幻想像的轉變情節，達文蜥全身先被畫滿顏料，全身濕重站在大太陽下的沙漠中容易口渴，所以米開讓達文蜥喝點水，沒想到達文蜥竟溶化成線條，米開重組凌亂的線條，再以吸飽顏料的吸塵器當作畫筆，再次為達文蜥噴出一點一點的色斑，讓達文蜥忍不住發出：「太神奇了！」的讚美。

我們不難看出達文蜥即是成人、權威的象徵，當他被溶化成線條，暗喻著權威形象的崩解，更值得注意的是，米開用他的認知，重構了他心目中理想的達文蜥時，權力關係傾軋改變頗耐人尋味。

大衛·威斯納顯然是站在孩子/米開這一邊的，不然他就不會讓最後一幅圖變成米開佇立畫布前畫畫，達文蜥卻豪邁的在仙人掌身上潑灑顏料。整個情勢逆轉似乎在告訴我們，經過遊戲般探索，米開「懂」畫畫了，至於達文蜥則是「懂得」怎樣享受畫畫了，看看兩隻蜥蜴的嘴角上揚，必也可瞭解他們都領悟了藝術給予的喜悅，使心變得繽紛多彩。

另外，在這本書裡，除了米開和達文蜥之外，還有三隻不同顏色品種的小蜥蜴像小跟班跟在達文蜥身邊，達文蜥幫其中一隻作的畫像，那前肢如手交疊的姿態，諧擬了達文西名畫《蒙娜麗莎的微笑》。這三隻小蜥蜴雖然一句台詞都沒有，卻搶戲得很，尤其是幫米開把散落的線重組成達文蜥那幾個連續畫面，他們時而手忙腳亂幫忙，時而站在旁邊一臉無奈等看好戲，表情生動變化多端，讀者可千萬別把他們忽略了。

本書英文原名《Art and Max》，Max若僅是作為人名，書名恐怕就無啥深義，但如果我們把Max理解成「極大」（maximum）的縮寫，那麼極大指涉的對象即是創意想像無邊無際。但中文書名翻譯成《藝術大搖滾》，乍看有點風馬牛不相及，然而仔細想想，在第三頁達文蜥作畫時旁邊出現了一臺留聲機，倘若留聲機流洩的是古典優雅符合達文蜥的氣質，那麼畫面左方莽莽撞撞衝進來的米開，他的活力，以及帶給達文蜥的刺激，也導引整個故事洋溢著輕快節奏，開啓我們感官，衝擊我們的思維，這些行為作風，其實都深蘊搖滾的精神。也許我們常對事理立下刻板印象，以為搖滾就是瘋狂嘶吼，甚至充斥著性、藥物和暴力，殊不知迂腐偏見就是從以偏概全點點累積成的。我們看待藝術的觀念不也是如此，以為畫得像才是美，才吻合所謂的藝術，那我們就沒有真正瞭解何為美，何為藝術。